

炫富、哭窮會加劇貧富懸殊

先賢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最近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卻提出，問題並非在於財富的不均等本身，而在於這種不均等是否可見。財富的外露會加劇不平等，同時損害人與人的連接與合作。

“財富的可見是一股極具腐蝕性的力量，它導致了富人對窮人的盤剝。”耶魯大學網絡科學研究所主任、該論文主要作者之一的克里斯塔基斯如此說。

研究者們將 1462 名被試者分成了 80 個由電腦模擬的小型社區，每個人都與他在社區中的 5 個人互為“鄰居”。接下來，被試者將要和他的鄰居們完成一個遊戲：在每一輪遊戲中要麼合作，即拿出 50 塊錢讓所有鄰居都得到 100 塊，要麼拒絕合作，不付出財富，也沒有任何回報。

研究者為不同的社區設置了不同的變量：在一些社區，大家的初始財富都差不多，而在另一些社區，則存在不同程度的貧富差距；財富的可見性也有不同，有的組員完全不知道別人的財產，只知道自己的家底，有的組員能看到鄰居的財產數目。

遊戲一共有 10 輪，每輪過後有 30% 的人被允許更改他們的社交圈，並且可以根據所有玩家之前的表現來挑選新的夥伴。為了顯得更真實，虛擬財富單位最終都會被兌換成真實的貨幣。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大家願意合作，所有的人就可以共同致富。那麼，參加遊戲的人究竟會如何選擇？

研究人員發現，當“窮人”知道鄰居為“富人”時，他們會謀求合作，並將財富投資在社交上，希望擴大自己的社交圈並增加財富。然而“富人”並不一定會買賬——當“富人”們發現鄰居不如自己富有時，他們則會變得不願合作。這會讓“貧富懸殊”的鄰居財富差距越來越大。

然而在財富不公開的小組，“富人”會更樂意與周圍的人合作，這在研究人員看來是一種良性、公平的情形。“富人”將財富投資於本地社群，讓大家都嘗到甜頭，最終整體社區的財富逐漸增加，並且趨於平等。

就總體財富而言，財產公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財產公開社區的總體財富顯著低於不公開的社區。同時，財產公開也讓貧富差異持續更久。而相比之下，初始的貧富差異對合作、社會聯繫以及總的財產累積的影響則顯得微不足道。

克里斯塔基斯指出，這些結論是否可以直接用到現實社會，仍有待商榷，但這能夠幫助一些公司決定是否公開員工的收入。簡單地說就是，工資差距較大的公司最好保密，但在相對來說比較平等的地方，公開談論個人收入反而會使人們的關係更加融洽。

在自由社會中，財富會從方方面面標記每一個人，除非強行要求所有人住相同的房子，穿同樣的制服，進行同等水平的消費。與貴族深居廟堂的時代相比，社交網絡讓貧富差距越來越無法隱身。如果想使財富持續增加，理想主義者也許會據此建議有錢人少炫富，但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窮人也應該少哭窮，避免受到富人的鄙視。



耗時 7 年 美國人搬走了這座中國老宅(上)

美國賽勒姆小鎮，位於美國波士頓東北邊，這個人口只有 4 萬的沿海小鎮，最為人熟知的是當地盛行的女巫文化。

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座鎮上還完完整整地保存著一座 200 年歷史的中國徽派建築，叫“蔭余堂”，是全世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建置在海外的古徽州建築。

是的，你沒看錯。畫風不同、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文化竟然出現在同一畫面，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這是一個古建築漂洋過海“遠嫁”美國的故事，這個故事還要從 20 多年前說起。

1993 年，一位名叫南希·波琳的美國女士到安徽休寧縣黃村旅行，被一座粉牆黛瓦的古村落深深打動，她甚至萌生了把一座徽派建築搬回美國的想法。

南希是個中國迷，曾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學習中國藝術史，她是中國內地對外開放之前，最早訪問徽州地區的西方人之一，也是

美國賽勒姆迪美博物館的中國館負責人。3 年後，南希再次來到黃村，當她經過一座老宅，發現門是開著的，於是她走進去，

著被拆除的命運。黃家人見一個外國人走進來，便隨口一問，你買不買？



發現一家人在商量準備賣房子。

原來，這座老宅是當地黃姓富商的祖傳住宅。黃家子孫在 80 年代中期已遷入城市，這里早就沒人居住，處於廢棄狀態，面臨

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句玩笑話，促成了這段跨洋的“姻緣”。

這座老宅就是蔭余堂，建於清朝康熙年間，是一棟擁有 200 年歷史的中國木結構古建築。

蔭余堂佔地 400 餘平方米，是一棟二層樓、四水歸堂式的天井院落，內有 16 間臥室、中堂、貯藏室、魚池、馬頭牆，富有典型徽州民宅建築特色。

南希當即回國籌資，在四處奔走的不懈努力下，美國一家投資公司出資 1.25 億美元，買下了蔭余堂，將其作為中美文化交流計劃的一個項目。

1997 年春天，蔭余堂開始進行拆除搬遷工作，光是拆除就耗時 4 個月，拆下來的部件包括 2735 個木構件、972 塊石片和當時屋內擺放的生活、裝飾用品，甚至連同魚池、天井、院牆、地基、門口鋪設的石路板和小院子也拆了下來。

孩子過度依賴父母的表現

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書，五歲的丫丫突然捧着一堆“破爛”走了過來：“媽媽，我的手槍壞了，你幫我安上吧。”我接過來一看，可不，前天才買的塑料玩具手槍已經是面目全非了，槍桿被分成了幾節，零件也弄得亂七八糟。也許是我一向不關注她的玩具的緣故，一時真不知道從何入手，只得把一大堆零件還給女兒，輕輕地對她說：“對不起，丫丫，媽媽不會。”丫丫看着我，意識到我確實沒有這個本領，就接了過去說：“那好吧，我自己試試。”說完，她就坐在我的旁邊開始修理。

我繼續看我的書，只是有時瞥一眼她，看看進展如何。

只見她的兩隻小手不停地擺弄着，一會這樣裝着試試，一會那樣調着看看，神情特別專注。不大功夫，丫丫大聲地喊道：“媽媽你看，修好了。”我抬起頭仔細看了看，果然，槍桿接長了，各部位的零件也歸了原位。“嗯，丫丫真能幹。”我不由自主地稱讚她。丫丫更是滿臉的得意，她爸爸回來後，她還大肆地炫耀呢。

看到她這副神情，我若有所思：假如當初我把她的玩具修好，結果會怎樣呢？只是一句輕輕的“我不會”，就把自主權還給了孩子，把獨立思考的機會留給了孩子，同時也減少了孩子不必要的依賴心理，何樂而不為呢？

感悟：孩子成長的空間就在媽媽的一句“我不會”中被開闢出來，在與孩子共同成長的過程中，父母有時要做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有時卻需要當一個機智的“逃兵”。

警惕孩子過度依賴父母

1、害羞

每次家里有生人來，孩子總是顯現出六神無主的樣子；那麼小的人兒，顯出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好靜不好動，每次到朋友家串門，就會一路吵着“不去”，即便是到了目的地，也像被釘在地上一樣就是不進人家的家門。

2、纏人

獨生的兒童由於環境的特殊性，容易產生纏人、磨人的壞習慣。比如：吵着要你幫他找玩具，幫他找出來了，玩了不一會兒，他又丟下玩具拿起你手上的絨線當球踢；你寫東西他也要寫，給了紙、筆還不干，又要搶你手中的筆等等，很容易讓家長惱火。

3、恐懼

很多父母難以忘記孩子恐懼的表情，他們經常害怕的說：“那聲音太響了”“夢里的怪獸”“危險到處都有”“分離”“沒嘗試過，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4、不合群

有的父母生怕孩子出門惹是生非，總是

把孩子關在家里，很多原因久而久之就造成孩子“不合群”

5、重複

在看動畫片、圖畫書時，特別喜歡重複。即對看過的動畫片和圖畫書不厭其煩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而對新的、未看過的反而不太感興趣。

讓孩子擺脫依賴需要心理輔導

隨着年齡的增長，依戀行為總是會消逝的，它是嬰幼兒成長過程中一段必經的心理歷程，只是不同的孩子在依戀的強度和時間長短上有些差異。讓孩子早日擺脫依戀習慣，與媽媽的教育觀點和方式分不開——

1、學習生活技能，是訓練獨立自主的好方法。讓孩子擺脫媽媽的依戀，首先要讓孩子學會自立。穿衣戴帽不再代勞；自己睡的被褥自己疊；如果是一塊小手絹，建議他自己洗……

2、常帶孩子出去旅遊、野炊，讓他認識不同的生活環境，為他提供多樣生活經驗，並培養他解決問題的能力。孩子不僅長了見識，而且增強了生活自主的自信心。

3、孩子原本就是獨立的個體，鼓勵孩子去探索、發現，對鍛煉他的獨立能力非常有效。為他買一盆植物，讓他親手栽培，去觀察、發現植物的變化。這樣不僅鍛煉了他的責任心，還有利於觀察能力的提高。

4、在孩子最易發生依戀的時間里，如臨睡前、生病時、疲勞時，儘量滿足他們的依戀行為，但同時要教給他們一些自己適應的方法，如臨睡前告訴孩子躺在床上想想今天自己做了哪些事情，孩子會慢慢入睡的。

5、用故事、兒歌等生動活潑的形式，鼓勵孩子做獨立、自信的孩子。

聖誕節，男孩子們又要求買一艘划艇。他們的爸爸說：“沒問題，我們回卡塔吉娜再買。”

九歲的托托和七歲的喬爾遠比父母想象中來得堅決。他們齊聲說：“不，我們現在就要。”他們的母親說：“但是，這兒只有淋浴間的水可以划船。”

她和丈夫的話都沒有錯。他們在卡塔吉娜的家有個帶海灣船塢的院子，還有一個可容納兩艘大游艇的棚架。但是，他們在馬德里這邊是擠在卡斯特拉納街四十七號的五樓公寓里。可是他倆曾經答應孩子們：如果他們在小學得到全班第一名，就送他們一艘有六分儀和羅盤針的划艇。孩子們做到了，所以到頭來父母都無法拒絕。

於是做爸爸的把這些都買來，沒跟太太說半句——太太是比他更不願意還“賭債”的。那是一艘美麗的鉛艇，吃水線有一道金色條紋。午餐的時候，爸爸宣佈：“小艇在車庫。問題是，沒有辦法由電梯或者樓梯把它搬上來，車庫也騰不出多餘的空間了。”

可是下一個星期六下午，孩子們請同學來幫忙把小艇搬上樓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傭房。

爸爸說：“恭喜！現在呢？”

男孩子們說：“我們只是要把小艇擱在房間里，現在已經放進來了。”

星期三，爸爸媽媽照例看電影去了。孩子們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們關上門窗，打破客廳里一盞亮着的電燈燈泡。一股清涼如水的金光開始由破燈泡中流瀉出來，他們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後，他們開着電燈，拿出划艇，就在屋內的“小島”之間隨意航行。

這次荒誕的奇航是我在參加一次家居用品詩歌研討會時，說了幾句玩笑話的結果。托托問我為什麼一碰開關燈就會亮，我沒有多思考。

“光就像水，你一扭開龍頭，它就出來了。”我說。

於是他們每星期三晚上都分船，學習使用六分儀和羅盤針。等他們的父母看完電影回家，總發現他們在干干的地上睡得像天使。幾個月後，他們渴望走得更遠，就要求全套的潛水裝，包括面具、鰭狀肢、氧氣筒和壓縮空氣筒。

他們的父親說：“你們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傭房間已經夠糟了，現在你們還要潛水裝備，豈不更糟糕？”

“如果我們第一學期贏得金梔子花獎呢？”喬爾說。

他們的母親惶然說：“不，已經夠了。”

他們的父親責備她太強硬。

她說：“這兩個孩子該盡本分的時候，連根釘子都贏不到。可是為了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什麼獎都拿得到，連老師的職位都能搶到手。”

最後，父母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可是到了七月，托托和喬爾各獲得一個金梔子花獎，且獲得校長公開表揚。那天下午，他們沒有再開口，就在臥室發現兩套未拆封的潛水用具。

下一個星期三，當他們的父母在電影院觀賞《巴黎最後的探戈》的時候，孩子們把公寓注滿了金光，房間里像有溫馴的鯊魚在床鋪等傢具底下潛游，從光流底部可以打撈出不少幾年來迷失在黑暗里的東西。

在年終頒獎大會上，兩兄弟被贊譽為全校典範，獲得杰出獎。這次他們用不着開口，父母主動問他們要什麼。他們非常講理，只要求在家開個宴會招待同班同學。

他們的爸爸和媽媽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滿

面春風。

“這證明他們成熟了。”他們的爸爸說。

再下一個星期三，當他們的父母正在觀賞《阿爾及爾戰役》時，卡斯特拉納街的行人都看見一道光瀑從一幢樹影掩映的老建築里流瀉下來，溢出陽臺，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傾瀉而下，金色洪流急奔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區，直亮到瓜達拉巴。

救火隊面對這個緊急狀況，撞開五樓的門，發現公寓里滿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發和安樂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鋼琴間高低低漂浮著，鋼琴上的馬尼拉單巾時起時落，像一條金黃色的軟骨魚，不停地扇動。家居用品詩意盎然，好像長了翅膀，在廚房的天空飛翔。孩子們跳舞用的軍樂隊樂器，在母親水族箱里游出來的彩色魚兒間漂來漂去，那些魚是浩瀚的金光沼澤里唯一活生生而且快快樂樂的動物。每個人的牙刷、爸爸的保險套、媽媽的面霜及備用假牙都浮在浴室里，從主臥室流出來的電視機則側浮著，還在播午夜電影的最後一段情節。

大廳那一頭，托托戴着潛水面具和僅夠抵達港口的氧氣，坐在船尾，隨浪潮擺動，手握緊雙槳，正在找燈塔；喬爾浮在船頭，還在用六分儀尋找北極星；滿屋子漂浮的是他們的三十七個同學，有的正在窺視天空雲彩，有的正在唱了歌詞來嘲弄校長的校歌，有的正從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蘭地酒……就這樣化為永恆。

他們同時扭開太多燈，公寓里氾濫成災，醫院傳教士聖萊麗安紀念小學的整整兩個班學生，最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四十七號五樓——在西班牙的馬德里，一個夏天像火燒，冬天冷如冰，沒有海洋也沒有河流，居民永遠學不會光海航行術的遙遠城市。

流光似水

作者：馬爾克斯

